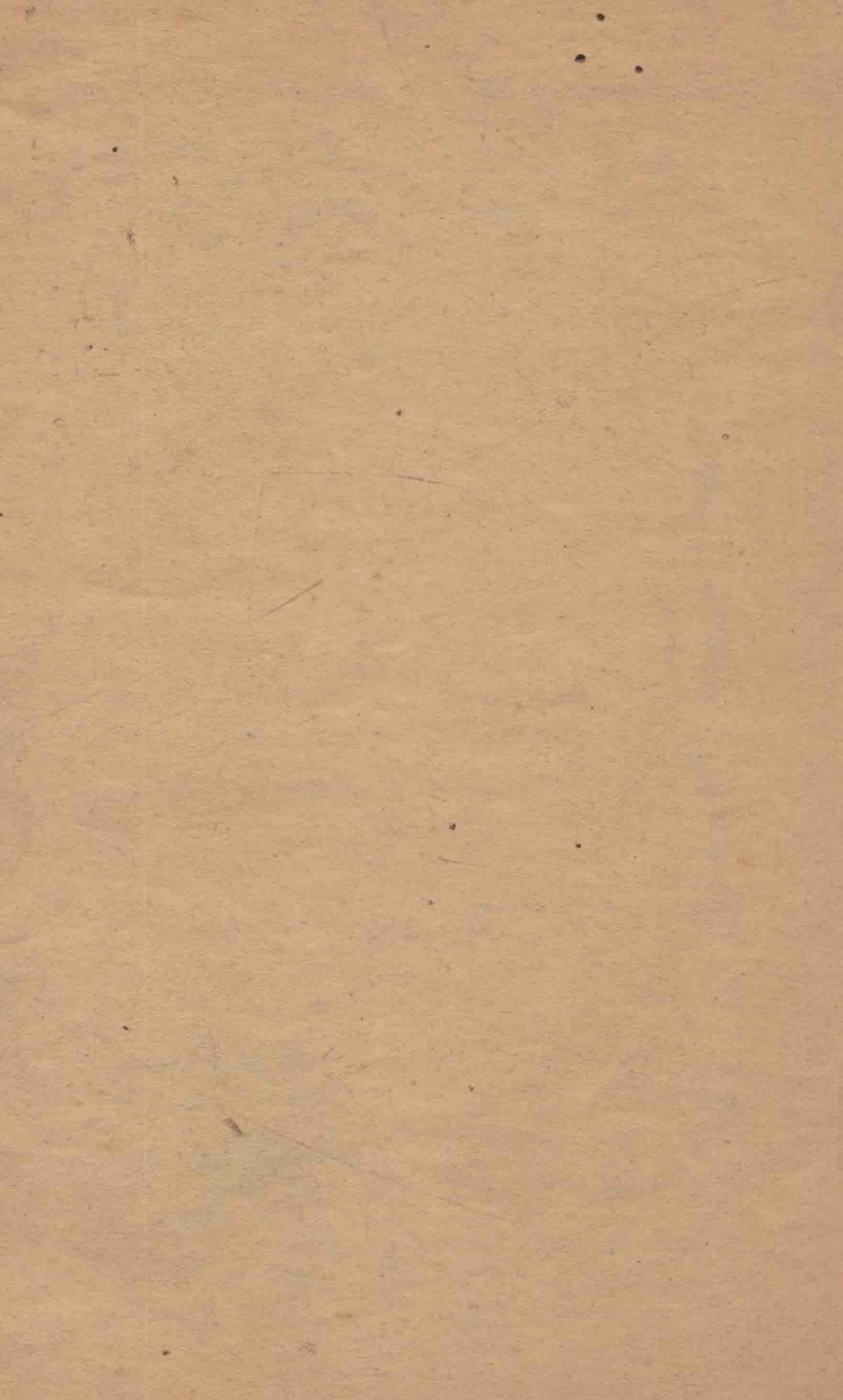




禮記章句卷四

船山遺書

衡陽王夫之譏

檀弓下

凡七十一章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

車一乘

適丁歷反長丁丈反乘繩證反

公亦君也五等諸侯之通稱年十六至十九爲長殯車

遣車形製如車而小載奠牲肉以送死者置於棹內諸

侯之子成人而未立爲世子則車五乘自此以下降殺

以兩凡言庶子者自適長子而外皆是不問其母之貴

賤矣中下殤無遣車不成喪也無車者包其奠肉

右第一章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長丁杖反

達官謂以其職事自達於君別於大夫之陪臣也長官正也陪臣從大夫達官之屬從其長不得與君相接則恩禮不敢踰喪服曰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厭於天子惟貴臣得伸耳惟天子則臣皆斬衰而杖

右第二章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

君退

者三之三息暫反

宮殯宮也出柩出就行也命引之者使人引柩車行也
人子不忍去其親君以義奪其情也三步止者孝子攀
援終不忍行也君三命之柩車乃行君弔事畢不送矣
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朝直
遙反

朝柩朝廟也哀次在大門外死者平生待賓客之處柩
將行於此少駐孝子舉哀焉君或不及弔於宮而於此
二處弔之亦必待其行而命之引乃退

右第三章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疆國境也漸老則不以筋力爲禮送死者人道之大不

弔則不徒行以營他務可知非然者是老而不知止也

右第四章

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

惟公門說齊衰

說他活反齊子
斯反衰七雷反

矯固魯士也入見問其疾也時以君之禮尊大夫上僭

下諂矯固矯其失而正言之以警季孫

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

表明也謂別嫌明微也武子詘於正論而姑善之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其門點家之門時魯人以君禮事季孫喪則爲之遏

曾皙歌於門示不爲之廢樂是也。矯固有齊衰之服，雖喪不弔，則可以弗問疾矣。違禮以往，則欲矯人之失而先自失也。

右第五章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事謂浴襲斂殯之事。士於大夫必爲之出，又不可輟事而起辭，令少待於次。君則輟事出迎，士則不出。

右第六章

弔於是日不樂

君子無故不廢弦歌。弔則已之。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惟奔父母之喪則越疆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行弔謂弔於他國而在塗也雖未至於喪所必先居約以自盡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引柩車索紼挽棺下壙索從柩謂引者人數已足主人辭之不得執引也則更代執引者而執紼喪不爲賓必有事也

右第七章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拜往拜於公門也雖無主後必謝君之辱舍人客所館主

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此謂賓死於館而君弔之主人其介也曰臨者拜謝之辭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庶人之喪君所弗弔遇則使人弔重哀死也喪專道而行不避君

右第八章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謂適子有故不在喪次賓入哭庶子不敢當如何不淑之辭大夫世祿嗣子定位於喪矣

右第九章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

適丁歷反

適室正寢在遠聞喪不得往則爲位而哭之若往者位

繼其外兄弟

子爲主

甥爲舅總有服者主位東階下受弔拜賓

袒免哭踊

免亡運反

子袒免倡踊已拾踊

夫入門右

稱夫者子雖爲主而妻服重故從妻爲主而稱也婦人於爲父後者不降入門右者賓禮其哭之位近南北鄉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

外喪人或不知告之使勿驚且辭不見

狎則入哭

狎謂相習暱者聞哭斯入弔弔則哭

父在哭於妻之室

妻之室下室也父子雖異室子猶不敢自有其適室以

禮記集說卷四
通尊者

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異室燕閒之所其餘禮則同

右第十章

有殯

謂父母之喪在殯

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

遠兄弟再從以降者側室卽異室正室爲殯宮各伸其

哀不相瀆亂

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

位南而北面不當阼以別己喪

同國則往哭之

往哭不稅衰不與於奠

右第十一章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

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齊子斯反衰七雷反與以諸反

哭死者而不弔生者非以爲禮故曾子疑其可其實非也罔極之哀不可以他閒之也夫子嘗曰參也魯魯者樸誠有餘而節文不足曾子之學得其大者而細微有所未盡使能並此而無之則曲能有誠而從容中道矣

禮記卷之四
故論語以文學稱游夏而曾子不與游夏不能爲曾子而曾子之不逮游夏者亦無傷乎其爲曾子說者必欲曲辨爲記者之誣辭亦未爲知曾子也

右第十二章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

悼公魯君哀公子名甯

子游擯由左

由左君在右矣吉事尙左擯者右凶事尙右擯者左時人相習失禮而子游正之也

右第十三章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

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穀本告字之誤工毒反爲于僞反

穀訃告也王姬桓王女齊襄公夫人其卒在魯莊公三

年由自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王姬

適齊襄公周命魯主昏自魯往嫁卒而訃焉主昏者攝

主爾禮無爲服之文其曰外祖母者尤謬襄公之妻於

魯莊爲舅之妻亦無服莊公忘親事讎屈於逆母之命

越禮厚結於齊魯人兩爲之飾說皆遁辭之窮也

右第十四章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

重直龍反

重耳時出亡在狄穆公將欲奉之反國使弔以探其意
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
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喪
浪反下同

且曰弔已復言也亡國謂終失其國斯此時也嗣子定
位於初喪儼然專事而無旁及之意服事也喪謂出亡
在外圖謀反於國也

以告舅犯

狐偃字子犯重耳母舅重耳以告謀所以對之

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

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辭不受命也喪人去國失位之稱寶謂善道可守者仁愛也說謂解說之言其無罪也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

與羊
御反

與於哭泣之哀謂就喪主之位也不言不得有國者以親爲重之辭也義睦鄰定亂之道也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不拜以庶子自居不敢受弔不私不更與使人私相接

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

遠利也

顯盧氏謂當作鞮呼遍反夫防無反

子顯秦大夫公子繫所使弔者也仁敦愛而無私之謂晉文公謂天下之無可解說而不乘父死爲爭國之圖憚名教也先王因人心自然之義而立之名教以止天下之邪心而使自勉於君子此其效矣名教之於人大矣哉

右第十五章